

鄭堂讀書記

鄭堂讀書記卷八

烏程周中孚撰

經部五之上

詩類

毛詩故訓傳定本三十卷

七葉衍祥堂刊本

漢毛亨撰

國朝段玉裁編

亨魯人時人謂為大毛公玉裁字若膺

號懋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歷官玉屏巫山二縣知縣

案漢志載毛詩二十

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

今無攷也所以分爲二者蓋周末漢初經與傳必

各自爲書至鄭君箋詩於是經與傳箋合併爲一

懋堂復釐次傳文還其舊觀而每篇必具載經文

於前以省學者兩讀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
學官而三家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
也爾雅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毛公兼其意而
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傳說皆子
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
之故傳詩而不傳序也是編仍各置序於編端以
從其舊并於傳說正其譌踳補其脫落其通釋大
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
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
以省繇縟故曰定本也學者讀毛而後可以讀鄭
攷其同異詳略疏密審其是非是編誠不可少之

書也前有懋堂小箋題辭所謂小箋蓋卽指傳說

中所附攷證而稱之曰小箋云

承幹按亨作詩訓詁傳以授毛萇時人稱爲大毛萇爲小毛

毛詩注疏四十卷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毛亨傳鄭立箋唐孔穎達疏

康成見五經總義類穎達見禮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毛詩正義按漢志於毛詩二

十九卷下載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此專指毛傳無

經文之本也自鄭氏作箋始併經文及傳爲一書

經與釋文及隋志俱作二十卷蓋已非毛傳之舊

第矣新舊唐志旣載毛萇傳十卷又載鄭立箋毛

詩詁訓二十卷此又分傳箋爲二之本也崇文目

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同二唐志又別載

孔穎達等正義四十卷崇文目讀書志解題通攷
宋志亦俱同然二唐志崇文目所載之本係止標
經注起訖之本至宋代始併經文及注爲一本故
自晁氏以下所載之本卽今本所從出也攷鄭氏
於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
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
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之注
箋每云某讀爲某某讀若某後人以此病其改字
不知鄭意在箋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鄭或正其
音或辨其字雖似改毛而實爲申毛亦有鄭所不
安本三家詩或據他經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

見淺鮮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
之甚焉者今三家詩並亡無由盡曉然就耳目所
及鄭氏以前之經傳諸書考之可知鄭學之闕通
矣冲遠原序稱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
劉軌思劉魏劉焯劉炫等而獨於二劉所作之疏
稱爲殊絕故奉敕刪定據以爲本削其所煩增其
所簡其於刑名度數亦已詳備惜未能盡得鄭氏
箋詩之意徒分毛以爲云云鄭以爲云云而不知
鄭實申毛而非改毛也又不知鄭雖改毛然皆有
根據非同後人之臆見也甚至王肅難鄭之說亦
並載疏中無所可否豈尙仍二劉之原本而不加

以刊落耶然自孔氏疏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固不得過於求全責備而反啟後人廢疏之漸矣至鄭氏毛詩譜隋志載三卷者吳徐整撰卽注也二卷者太叔求及劉炫注釋文亦作二卷注云徐整暢太叔裘隱新舊唐志俱作三卷而無所謂徐整暢太叔裘隱者蓋已亡矣讀書志通考俱作一卷書錄解題宋志俱作三卷然自孔氏併鄭譜疏云則久已具載正義中當時與譜序接連故陳氏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爲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得總聚於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注

正義時所改也是本鄭譜與譜序接連所以復正義之舊且足以正散入各處之失矣又如釋文三卷本有單行之本書錄解題作二卷蓋字之誤宋志仍作三卷自宋十行本分附經注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卷後題其名氏所有注解傳述人一篇亦即列於卷首各卷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證末并有刑部侍郎勵宗萬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卷首之正義序詩譜序毛詩譜毛詩原目及注解傳述人亦皆有攷證繫之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說郭本

吳陸璣撰題唐人誤也

璣字元恪吳郡人官太子中庶子烏程人

四

庫全書著錄隋志所載無鳥獸二字璣作機蓋字
之誤新舊唐志通志宋志俱無毛詩二字釋文崇
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有之與今本合詩
正義引作草木疏省文耳其書凡草之類四十八
木之類三十一鳥之類二十二獸之類七魚之類
八蟲之類十六計共一百四十二則後有魯齊韓
毛四詩授受源流四則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崇
文目謂其但附詩釋義窘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爲
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竊謂此說誠然元恪
原書久佚此本多從詩正義中采輯成編然以詩
正義核之搜摭尙多遺漏迄今諸家傳寫不免有

所竄亂又非歐公撰崇文目時所見之本矣然元
恪生當吳代去兩漢尚近於詩人所詠諸物類尚
能得其梗概故詩正義全據此書邢氏爾雅疏亦
采錄之陳長發毛詩稽古編其注釋名物亦多以
是疏爲主焉普祕笈鹽邑志林唐宋叢書均收入
之皆就是本展轉相刻俱未見佳唯趙鹿泉佑所
校正者方爲善本云

詩本義十五卷附鄭氏詩譜補亡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歐陽修撰

修字永叔廬陵人試南宮第一官至
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

四庫全書著錄總作十六卷讀書志作十五卷

蓋不數詩譜書錄解題作十六卷圖譜附通考宋

志俱同宋志又別出補注毛詩譜一卷當據單行
本著之故通志於詩本義失載僅載詩譜補闕三
卷也三乃一之誤耳其書前十二卷凡一百九篇
以詩之篇名標目間有兼二三篇爲一題者每篇
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意曰本義若
論已詳晰則不加以本義第十三卷爲一義解取
舍義第十四卷爲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第
五卷爲詩解八篇并序序作十篇刊者之誤末一
卷爲鄭譜補亡并後序終以詩圖總序大意以爲
毛鄭之已善者皆不改不得已乃易之非樂求異
於先儒也然自唐定毛詩正義以後與毛鄭立異

同者自此書始雖不輕議二家之短而頗指其不然以申其以意逆志之旨其後王介甫劉原父蘇子由程伊川朱文公諸家各著其說更相發明而毛鄭之學益微從此小序可刪而經文亦可刪矣篇次亦可更定矣其實皆濫觴於是書也又按是本卷一騶虞篇之論計闕二十一行止賸末二行提要所據亦卽是本竟無從據別本以補之矣

詩集傳二十卷

舊刊本

宋蘇轍撰

轍字子由晚號穎濱遺老嘉祐二年進士與兄軾同榜官至翰林學士門下侍

郎諡文定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作蘇氏詩解通考

作蘇子由詩解書錄解題宋志俱作詩解集傳晁

氏云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闕而關雎作揚雄曰成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義絕不同則知序非孔氏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其發明是書之旨誠爲深切然學問自有淵源潁濱本毛詩以作傳則序之首句以下云云鄭箋亦未嘗去之存之而論斷其是非未爲不可必如韓詩序之例祇存首句恐於彼則可耳此則不可也自此端一開因之去序言詩者相繼而起豈非潁濱爲之作俑乎況其所

爲集解亦不過融洽舊說以就簡約未見有出人
意表者而忽於小序止存首句以立異爲高蓋文
人之說詩大率如斯不獨穎濱爲然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蔡卞撰

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
兄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

兩家俱作詩學名物解蓋字之誤故焦氏經籍志

朱氏經義考俱不從也其書凡釋天二卷釋百穀

釋草釋木各一卷釋鳥三卷釋獸釋蟲各二卷釋

魚釋馬雜釋各一卷雜解五卷元度爲王介甫婿

其學一以王氏爲宗故是書瑣碎穿鑿於經無補

然能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其所徵引有
出於陸孔二疏者亦足據以爲證君子不以人廢
言正當存其書以備參攷也前有康熙丙辰納喇
容若序

詩說一卷 說郭本

宋張耒撰

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

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
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後貶房州
別駕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 四

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之是書雜論雅頌
之旨僅十一條已載其所著宛丘集中陶氏鈔出
別行者觀所論土字販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
邊斥境之舉而爲之也歟通志堂經解藝海珠塵

均收入之

詩集傳八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

朱子仕履見禮類四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

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

說一卷

宋志脫說字

自坊刻併二十卷爲八卷併削去

詩序辨說不載厥弊與書集傳不載書序同也陳

氏云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

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

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唐

胡泳伯量較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蓋其初橐

亦用小序後與東萊相爭遂改從鄭樵詩辨妄之

說而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一一追改

樵書為周信道乎所駁經義考載周氏非鄭樵詩辨妄一卷存旋即

散佚惟此書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

用至今其書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

之說其注賦比興則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

之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讀詩

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非其確遵序說之處

則舍之不用耳其間經義譌異馮嗣宗所校正者

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者凡十四條又傳文譌

異啟源所校正者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凡十

條皆由坊刻展轉傳譌非是傳原本如是也惟卷